

資治通鑑綱目

前編  
自十二  
至十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7
冊數	107 ( 5 )	
函號	圖	6 1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二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戊申宋高宗建炎二年 凡三年 盡庚戌宋高宗建炎四年

戊申

高宗皇帝建炎

二年

六年金天會

春正月金人陷

鄧州范致虛出奔安撫使劉汲歿之京西州郡皆陷

粘沒喝謀知鄧州將為行在所命銀朮可急攻之致虛遁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



劉汲趙伯  
振孫嘿郭  
贊死節

登陣敵至皆歿。闕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聽。遂歿之。初議南陽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為金人所有。又分兵陷襄陽。均房唐汝陳蔡鄭州。穎昌府悉遷其民于河北。通判鄭州趙伯振。知穎昌府孫默。知汝陽縣郭贊。皆不屈而歿。

**發明**

忘其身者事君之忠。黃氏餘曰。臣子之於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解於心者也。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致虛既知。鄧州則君命之託。不為不重。民社之寄。不為不專。金虜臨城。弗克或守。而乃逃奔。何以謂之大丈夫乎。故書出奔。而不言其地。所以言其出走。茫然無知也。劉汲分兵固守。登陣死戰。城陷

以篡弒得  
國故假外  
援為彈壓

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林氏曰。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於是齊鄭一黨也。魯宋陳蔡衛一黨也。東諸侯分黨。而天下始多故矣。○前編曰。按春秋宋陳蔡衛伐鄭。是役也。衛為之。春秋以宋為首。宋穆公舍其子馮。使出居鄭。以立殤公。而殤公從衛伐鄭。欲以除馮。故春秋誅心。以宋為首惡也。州吁弒君之賊。其於此役不足為誅矣。

秋魯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通鑑綱目 卷十二 周桓王元年 前編



魯隱公因祭于鍾巫而被弑

林氏曰此大夫專將之始。○胡氏曰按左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于魯乞師魯隱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公弗許固請而行夫宋人乞師而公不許義也。○輦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隱公不能辨之於早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也是以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

###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左氏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碭碭曰王觀為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碭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

賢

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泣殺州吁于濮石碭使其宰孺羊肩泣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碭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林氏曰石厚碭之子也伸君臣之大義滅父子之私親。

### 冬十二月衛人立晉

是為宣公

胡氏曰人衆詞立者不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



晉曲沃以鄭邢之師攻晉侯于翼王使尹氏武

氏助之翼侯奔隨

鄂侯在位六年出奔

前編曰按晉文侯於平王有修扞之功其後嗣為曲沃所弱王室不能救已非矣桓王反使尹武氏助曲沃於君臣恩義邪正一切反之東遷以來諸侯放恣而周之舉措如此何以服諸侯之心乎

曲沃叛王命虢公伐曲沃立翼侯子光於翼是

哀侯

以師助之而反速之叛王師之不義可知

九月魯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條用六羽

左氏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胡氏曰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嫡子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眾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辨矣桓公篡殺之罪昭矣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又曰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



於上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故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

### 邾人鄭人伐宋

左氏曰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胡氏曰邾人告鄭以伐宋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前編曰按鄭以公孫滑之故用師於宋宋又以公子馮之故用師于鄭宋已為州吁所誘今鄭又為邾人所嗾宋志在於去馮故為人所誘邾心在於報怨故嗾人春秋

前以宋主兵此以邾主兵皆誅心也然其時鄭伯猶未朝王也而左氏謂以王師會之或誤也鄭以王師伐宋隱公九年之事耳左氏隱篇多誤亦一事也

### 宋人伐鄭圍長葛

### 三年 哀公 春晉翼侯自隨入于鄂

左氏曰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前編曰前年桓王立此侯之子於翼故不復入翼而居鄂

### 鄭人輸平于魯

哀侯即鄂侯之子



林氏曰和而不盟曰平書輪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諸侯合而天下始多故矣

### 夏五月魯侯齊侯盟于艾

林氏曰此齊魯交好之始○陳氏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齊鄭一黨也於是鄭始平魯鄭方交惡於王而亟平齊魯將以合諸侯焉爾

### 鄭人侵陳

左氏曰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弗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

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 冬宋人取長葛

### 京師饑

左氏曰京師告饑于魯隱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

### 鄭伯入朝

左氏曰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

自下堂一見之後朝禮已廢故入朝必書



以勸來者，猶懼不蕪，况不禮焉？鄭不來矣。○  
通志曰：鄭莊公，乃桓公之孫武公子也。桓死，  
幽王之難，武輔平王東遷，莊公欲修祖禰之  
好，而王不禮之。鄭始怨周。○前編曰：按周東  
遷，晉鄭焉依，而王奪鄭伯政，又嘗助曲沃伐  
翼，此所以失諸侯也。鄭伯不朝，固有罪，今其  
來朝，與其進可也。然鄭伯實利政權，又有挾  
天子令諸侯之意。周桓公之說，未盡當時之  
事情也。○蕪，音既，艸多貌。

興

### 夏魯城中丘

林氏曰：此春秋書城之始。○程氏曰：為民立  
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民力，民力足

惟不知民  
力為重而  
築怨築愁  
之役興矣

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重也。春秋凡  
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  
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  
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  
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  
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 冬王使凡伯聘于魯，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氏曰：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  
冬，王使凡伯聘于魯，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胡氏曰：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  
徒眾也。楚丘，衛地，以歸，易辭于楚丘者，罪衛  
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  
於位也。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



為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個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泄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滅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為狄所滅則有由矣

十二月陳及鄭平

晉曲沃莊伯卒

在位十五年

子稱嗣

是為武公

秦文公卒

在位十年

孫嗣

是為寧公

丙寅五年

秦寧公元年 ○ 武公元年

春三月鄭伯使宛歸祊

田于魯

春秋誰與正其罪

公羊氏曰祊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 ○ 左氏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 胡氏曰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故於泰山之畝有湯沐之邑諸侯於王畿之內方嶽之下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為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畝不足為其邑矣祊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



者相易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巡狩矣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故經曰我入祊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夏六月蔡宣侯卒

在位三十五年

子封人嗣

是為桓侯

王命虢公忌父為卿士

左氏曰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前編曰鄭伯爭政之由桓王伐鄭之故皆原於虢

秋十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左氏曰齊人卒平宋衛于鄭會于温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林氏曰瓦屋周地此參

交

盟之始有盟然後有主盟也○陳氏曰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於是輸平於魯而齊亦為艾之盟以平魯為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所謂成三國也東諸侯之交盛矣○程氏曰宋為主盟與鄭絕也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誑盟誑盟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於參盟書曰謹其始也

八月鄭伯以齊人來朝

丁卯六年

桓侯元年

春王使南季聘于魯

能左右之曰以鄭亦強哉  
不責魯之不朝而反



施以寵命  
式微極矣

林氏曰南季天子之大夫也。○胡氏曰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忽，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為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賑者一，賜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

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

鄭莊要挾  
王命惟意  
所使

冬鄭伯為左卿士以王命伐宋告于魯魯侯齊

侯會于防

左氏曰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鄭人以王命告魯伐宋，隱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前編曰按自鄭公孫滋奔宋，宋公子馮居鄭，宋鄭交兵，非一日矣。鄭伯自交惡以來，意本不王，四年強入朝，亦為王所不禮矣。然其意在於挾天子以令諸侯，故不



禮而不退，虢公分政而不退，將以濟其私也。於是王命伐宋，又以王命會齊魯之師以伐宋，而不以王討之，甚矣鄭伯之私也。

凌逼中國矣

秦自汧渭之間徙居平陽

史記曰文公五十年卒葬于西山，崢，公子立是為寧公。寧公立二年，徙居于平陽，伐蕩社三年，滅之。

戊辰 七年春二月齊侯魯侯鄭伯會于中丘

夏魯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氏曰春正月隱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鄆，為師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林氏曰言先會，明非隱公本期伐宋之日也。

六月魯侯敗宋師于菅，取郕，取防

左氏曰六月隱公會齊侯鄭伯於老桃，敗宋師于菅，鄭師入郕，歸于魯，鄭師入防，歸于魯。○前編曰按三國代宋取郕取防，何以獨歸諸魯？魯之於鄭本仇也，於宋本好也，魯以行人失詞而不救宋，鄭於是始輸平，今又會魯以伐宋，故以二邑歸魯，蓋欲堅其和，鄭而絕宋也。鄭魯苟以王命伐宋，則削其地以為王土可也，鄭安得以予魯，魯亦安得受之於鄭。



噫諸侯之行其私亦甚矣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

取之

鄭莊多智故一舉而兼取三國之師

左氏曰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秋七月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胡氏曰稱伐稱取兼之也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用奇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四國已鬪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當

兵

此刑矣

冬十月齊人鄭人入邾

胡氏曰左傳云宋公不王鄭以王命致討而邾人不會齊鄭入邾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為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辭也苟以為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邾何難哉

辨

已巳八年春滕侯薛侯朝于魯



林氏曰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

夏魯侯鄭伯會于時來

時來鄭地

秋齊侯魯侯鄭伯入許

左氏曰夏魯侯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秋魯會齊侯鄭伯伐許傳于許瑕叔盈以螿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魯隱公隱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

公然言之略無媿心

曹瞞口角全效鄭莊

此言却有智

二父兄不敢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它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桓之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前編曰按齊侯以許讓魯而隱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則入許者齊之志也鄭伯先登遂入許則入許者鄭



之功也。讓魯而魯不敢受，固也。與鄭以疇其功，空矣。而鄭亦不有焉，何也？鄭以齊魯之師伐宋，故齊亦以魯鄭伐許，齊之志魯與有力，而鄭自有之，終必以此致隙。安保齊之不終於爭，故曰：况敢以許自為功？又曰：其能久有許乎？然則何不以歸之齊？歸齊則恐其終逼已也。故曰：無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傳者謂其度德量力，無累後人，或者謂得而弗有，此豈其本心哉？內防其患而外利其名爾。

王取鄆劉為邾之田于鄭與鄭人以蘇氏之田

十二邑

王所不能  
有者欲使  
鄭有之足  
見鄭莊之  
強

左氏曰：王取鄆劉為邾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邾攢茅向明州陘。隍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怨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前編曰：按鄭之伐宋，取三師，又入邾，為王命討也。至是論功加邑可也。而取其四邑之田與之，以不能有之土，何哉？此可見鄭假王命以報怨，非王意也。桓王知其久假多係，是以有四邑之取。知其長於用兵，是以授之專據之邑。桓王處此，可謂以詐御詐者矣。

冬十一月魯公子執弑其君隱公而自立

是為桓公



隱公在位十有一年遇弑  
經書壬辰公薨諱之也

左氏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隱公曰  
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  
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為  
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  
氏賄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  
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寯  
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寯氏立桓公而討  
寯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胡氏曰致  
隱公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弑君  
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  
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  
猶豫留時弗早辨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弑魯

史必實書其曰公薨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  
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  
聖心於魯君見弑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  
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不同不書弑示臣  
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  
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  
君父有討賊復讐之義非  
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

庚午九年魯桓公元年春三月魯侯鄭伯會于垂鄭伯

以璧假魯許田

左氏曰桓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  
公卒易枋田公許之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

不曰易而謂之假此聖人許人改過自新之意



公妨故也。○前編曰按鄭以妨易許其請久矣故嘗先歸祊隱公受之已入祊矣而許田則未與也隱公豈以朝宿之邑重於予鄭邪或者廣狹肥磽之非鈞也桓弑隱而立即修好於鄭而鄭要之以許為垂之會且加璧焉於是卒與許田矣蓋鄭以貪易許而桓以餒賂鄭也

夏四月魯侯及鄭伯盟于越

左氏曰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胡氏曰垂之會鄭為主也故春秋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春秋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

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

燕穆侯卒

在位十年子嗣是為宣侯

辛未十年

宣侯元年

春正月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

大夫孔父立公子馮

是為莊公殤公在位十年遇弑

士氣

左氏曰宋穆公卒召孔父而屬殤公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大司馬督為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郟大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公羊氏曰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不可得而弑也



賢

此能衛  
賢

辨

遂成風  
以爲怪  
其大變也

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前編曰：按宋殫公十年十一戰，大抵皆與鄭戰耳。其獨與鄭爲仇者，以馮之在鄭也。宋宣公舍與夷而立穆公，穆公又舍馮而立與夷，意非不善也。爲殫公者，迹穆公之轍，雖復以國與馮可也。而亟尋師于鄭，唯恐馮之尚存，卒以此斃其民，而華督得借是弑之。殫公蓋有以自取矣。孔父無死節之義，其不免於失諫之譏乎？但左氏書孔父見殺之由，起於內故，非矣。當從二傳爲正。

### 二月魯侯齊侯陳侯會于稷以成宋亂

林氏曰：稷，宋地，成平也。弑君之禍，接迹於天下，蓋於是始。○胡氏曰：按左氏爲賂故，立華氏也。邾定公時，有弑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滂其宮而瀦焉。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不懲也。而魯桓公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春秋特書其所爲，而曰成宋亂，以示貶焉。

### 夏四月魯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廟

左氏曰：魯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

賢

通鑑綱目

卷十二 周桓王十年

七

前編



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紃紼，絜昭其度也。藻率鞞鞞，鞞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郟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

四語道破  
千古敗局

忘諫之  
以德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氏曰：始懼楚也。○公羊氏曰：鄧與會爾。○胡氏曰：楚自西周已為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

薦食之雄  
風於是乎  
益肆



壬申十有一年宋莊公元年春晉曲沃敗晉師于汾隰

獲晉哀侯欒成死之晉人立哀侯子是為小子侯

左氏曰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於汾隰驟絀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國語曰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

士氣

用之遂鬪而死○史記曰陘庭與曲沃武公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進

林氏曰諸侯不請命而私相命於是始○胡氏曰公羊氏曰胥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論豈不為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荅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



天象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穀梁氏曰盡而復生謂之既。○公羊氏曰既者何光明滅盡也。○胡氏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爲變大矣。先儒以爲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逆者送者  
昏者昏失

魯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于讙魯侯會

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胡氏曰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逆則既輕矣爲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

姜氏豈禮也哉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不可不謹也。○前編曰按魯桓與翬弒隱而爲君相歸許於鄭會齊鄭陳以成宋亂成昏于齊桓親會而翬爲之逆桓又親爲會以受之君相之間所以求寵於諸侯求援於大國者爲謀亦至爲禮亦恭矣而桓之所以自隕者卒以姜氏人力不可以勝天如此夫。

癸酉 十有二年 春正月魯侯狩于郎

胡氏曰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皆有常所遠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可不謹乎。

通鑑綱目 卷之二十一 周桓王十有二年 前編



### 夏王使宰渠伯糾聘于魯

胡氏曰糾位六卿之長春秋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

### 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

左氏曰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十八年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既執之旋納之必有所以利之耳

### 晉曲沃稱弑哀侯于曲沃

史記曰小子侯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于曲沃○賈逵曰韓萬桓叔之子莊伯弟也

戊甲十有三年春正月陳桓公卒在位三十八年文公子

### 陀弑太子而自立

###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氏曰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不討而聘  
其失更甚  
于南季之  
後矣

### 王使仍叔之子聘于魯

胡氏曰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前編曰按周衰篡弑之臣，必假天子之命以自立，天子從而命之，此已周之失道矣。魯桓之幼也，王室常賙其母矣，至是弑立，求寵于諸侯，未嘗有王覲之請也，而居有之，其無王益甚矣。周何求於魯，非惟不討其罪，不責其朝聘也，而反聘之於列國，猶報聘也，而期年之內，未聞魯有一大夫如京師者，而周又聘之，桓王拳拳於魯如此，豈禮其能弑立耶？王聘之不足重如此，禮樂不出於天子，而政令不行於天下，亦王室自取焉爾。

###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視君若敵  
國異哉

左氏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緡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肫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肫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胡氏曰魯桓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也，則遣使聘焉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為自將以攻之，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不書天王，端其本也，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以明君臣之義也，戰于緡葛而不言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又以存天

辨



荆蠻猶知  
請命王朝  
猶能禁止  
體統未盡  
漸滅也

巳亥

王王不許

十有四年春楚子熊通侵隨因使隨請爵于

下之防也。○陳氏曰春秋不始於平王始於桓王也。東周之不競鄭莊公為之也。莊公相平王。王貳于弼。至于交惡。平王崩四年而鄭始朝。於是鄭弼相桓為左右。以王命討宋不庭。而合齊魯之師于中丘。入郕。又入許。魯暈之相桓。宋督之相莊。鄭有力焉。王奪其政而遂不朝。王固有以失鄭矣。自將以討鄭。討鄭而克。是仲康之師也。春秋可以無作。而戰焉。王卒大敗。故曰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

能

兵

賢

左氏曰楚武王侵隨使鬻章求成焉。軍于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弃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



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史記曰：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固請尊楚，王室不聽。○前編曰：按史記所載，當是遠章求成之辭。爾春秋之世，憑陵諸夏，惟楚為甚。然觀熊通、遠章所言，則諸夏固有以自取也。○遠為同音委。

夏四月魯侯會紀侯于郕

左氏曰：會于郕，諮謀齊難也。○林氏曰：紀魯之親，以齊欲滅紀，故魯會侯於郕，以諮禦齊也。

北戎伐齊，齊侯乞師于鄭，大敗戎師

左氏曰：北戎伐齊，齊侯復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

亦有見



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焉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前編曰按北戎伐齊齊至乞師于鄭求戍于燕齊皆為戎矣初齊侯欲以文姜妻忽而忽辭文姜之淫不待他日忽之不取必知其故矣至是有功又欲以他女妻之而忽又辭則亦失計矣雖其辭正然魯以周班後鄭忽乃恃功而輕周班焉則其識量可知也其不終也宜哉

### 秋八月魯大閱

林氏曰齊方嘉美鄭忽敗戎之功而忽復以周班後鄭之事怒魯魯人懼故以非時簡車

軍政本以衛民而後世反以虐民

馬以備不虞之患○胡氏曰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仲冬大閱教衆庶修戰法為農隙故也八月不時矣王與諸侯其禮固亦不同魯大閱非禮矣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魯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

蔡人殺陳佗而立免之弟躍是為厲公

左氏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

丙子十有五年厲公夏穀伯綏鄧侯吾離朝于



魯

胡氏曰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也穀鄧二君相繼越境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撥亂之法嚴矣○前編曰按是時楚方強大吞噬漢陽諸國鄧不再期而大敗於楚此鄧穀之君必為楚所逼去其國而來朝者故春秋名之不然豈其近患之不恤而遠朝于魯也哉春秋之初魯未見弱於齊固為強國紀有齊難穀鄧有楚難皆趨之而不知桓之不足與有為也失其所主惜哉然魯自桓公昏于齊為其所殺莊公昏于齊為其所制而魯世遂弱至于宣公益不足道矣

此論可補  
康侯未逮

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邾

左氏曰盟向求成於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邾○前編曰按盟向陽樊皆天子畿內諸侯祿而不嗣者周衰皆據為世嗣王不能有然桓王以盟向與鄭襄王以陽樊與晉其民皆願歸王而不願為鄭晉也此則王遷之彼則晉出之以是見周家忠厚於民而諸侯之不恤其民也惜乎周衰不足以芘之此誠生靈之不幸矣

冬曲沃稱誘弑其君小子侯

小子侯在位  
四年遇弑

左氏曰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明年春滅翼



丁丑十有六年春正月王使家父聘于魯

林氏曰家父凡伯皆大雅之舊人也

夏楚子會諸侯于沈鹿楚子伐隨隨及楚平楚

僭稱王

左氏曰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與使蓬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

能

先是十四年請而不許閱三載而竟稱爲王自是而後不復知有周矣

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遠祀隨師敗績隨侯逸鬪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鬪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史記曰楚熊通欲尊其號王不許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

王命虢仲伐曲沃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祭公如魯遂逆王后于紀

林氏曰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胡氏曰祭公王之三公也師傅之官其任



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也。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得專命不報，遂如紀而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遂行為罪矣。

秦寧公卒

在位十二年

三父廢世子而立出子

進

戊寅

十有七年

秦出子元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胡氏曰：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官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穆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

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

巳卯

十有八年春曹桓公卒

在位十五年

子射姑嗣

是為

莊公

虢詹父以王師伐虢，虢公出奔虞。

左氏曰：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虢公出奔虞。○呂氏曰：詹父虢大夫而命於天子，非虢所能私討，所以必借之王，此王制之尚存也。○前編曰：使其大夫



伐其國亦王制所未有也

### 冬十二月齊侯衛侯鄭伯與魯戰于郎

軒按左傳鄭忽怒魯以周班後鄭事詳前十四年至是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與魯戰金氏謂鄭忽恃功輕周班其識量可知固矣而齊衛為鄭與師報私怨於魯不亦悖理妄動也哉

庚辰十有九年曹莊公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

### 于惡曹

陳氏曰此戰郎之諸侯也戰稱君盟稱人畧之也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衛亦抗子突而自立其無王甚矣自有參盟莫甚於惡曹故春秋略之而不爵也

夏五月鄭伯寤生卒在位四世子忽嗣是為昭公

陳氏曰春秋之初罪莫大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此五國者莊公卒高渠彌殺世子忽齊人殺子廛傅瑕殺子儀國亂者二十年魯隱公弑宋殤閔相繼弑衛桓公弑宣公殺伋壽而立朔國人出朔而立黔牟齊襄公弑雍廩殺公孫無知小白殺子糾是可為不臣者戒矣



祭仲庸人之見

###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

左氏曰初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弗從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穀梁氏曰宋公也曰人敗之也突賤之也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 鄭忽出奔衛

林氏曰此書奔之始忽繫鄭突不繫鄭以空為篡也○胡氏曰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

### 衛侯晉殺其二子伋壽

不違命以倖生伋子賢矣壽子不欲獨生而載旌以先更賢

左氏曰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伋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伋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伋曰不可曰弃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衛宏詩序曰新臺刺



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  
國人惡之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二子  
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太史公曰宣公  
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  
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  
然卒歿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  
亦獨何哉

魯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林氏曰柔魯大夫也此大夫會盟諸侯之始

魯侯會宋公于夫鍾

夫鍾鄭地

冬十二月魯侯會宋公于闕

胡氏曰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闕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于天下為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為可恃也

辛巳 二十年 鄭昭公元年

秋七月魯侯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宋地



八月陳厲公卒在位七年弟林立是為莊公

魯侯會宋公于虛

冬十一月魯侯會宋公于龜

魯侯會鄭伯盟于武父

衛侯晉卒在位九年子朔嗣是為惠公

十二月魯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氏曰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公欲平宋鄭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

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前編曰按善惡各以類相為謀魯侯執弑其君兄而得國前日成宋亂今日平宋鄭為鄭伐宋何其勤也。

壬午二十有一年衛惠公元年 陳莊公元年春二月魯侯會紀

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

師燕師敗績

胡氏曰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內



小國當明  
道

兵則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說蓋齊紀者世讐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夫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讐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大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辭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弑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前編曰按是役也一則齊紀為讐也一則宋鄭為敵也魯為紀所主而與鄭突同惡故為紀鄭若齊前則謀紀後則德忽之功宋責賂於突而忽奔在衛故齊衛與宋合為一各有黨與以為此戰也紀無罪而鄭突有罪紀與魯鄭為黨則失所依矣故

雖無罪而終至於失國也

### 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敗楚師

左氏曰屈瑕伐羅鬪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狗于楚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治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

鄧曼智過  
男子

兵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二 周桓王二十有一年 前編



之

癸未二十有二年春正月魯侯鄭伯會于曹

夏鄭伯使其弟語如魯盟

秦三父弑出子復立故世子是為武公出子在位六年遇弑

廢立弑逆三父再犯之而不忌

冬十二月齊僖公卒在位三十三年子諸兒嗣是為襄公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林氏曰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此霸者之所由興也

燕穆侯卒在位三十一年子嗣是為桓公

二十有三年齊襄公秦武公春二月王使家

父如魯求車

左氏曰天王使家父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三月乙未王崩子佗踐位是為莊王至莊王三年始葬

夏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氏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



不顧名義  
至此

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宐其死也厲公奔蔡昭公入

### 鄭世子忽復歸於鄭

林氏曰忽即昭公也已居君位而復稱世子者明突之為篡也○前編曰按春秋忽當喪未君而出奔故歸而復稱世子奔不書子以其不能為子也歸稱世子以其為前日當立者也世子當君而終不克君以是為忽之病矣其後雖見弑而春秋不書以為不能守國者戒也

###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 冬十一月宋公魯侯衛侯陳侯會于袤伐鄭

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 秦伐彭戲氏至于華山

史記曰秦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華山下居于平陽宮



通鑑綱目卷之十三

宋公魯侯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夏四月宋公魯侯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十一月衛人立伋之弟黔牟衛侯朔出奔齊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三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乙酉 周莊王 元年春正月宋公魯侯蔡侯衛侯會

于曹

左氏曰會于曹謀伐鄭也。○林氏曰前年謀納厲公不克故於此五國復謀伐鄭

夏四月宋公魯侯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十一月衛人立伋之弟黔牟衛侯朔出奔齊

通鑑綱目 卷之十三 周莊王元年 前編



左氏曰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惠公十一月二公子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杜氏曰朔惠公也朔讒構取國故不言二子逐罪之也黔牟衛之羣公子也

丙 二年春正月齊侯魯侯紀侯會盟于黃

左氏曰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二月魯侯會邾儀父盟于雒

左氏曰公及邾儀父盟于雒尋蔑之盟也

夏五月魯師及齊師戰于奚

左氏曰魯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吏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謂焉○林氏曰此齊魯交兵之始齊魯之兵始於奚而終於艾陵

六月蔡桓侯卒 弟獻舞立

在位二十年 是為哀侯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氏曰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胡氏曰季字也歸順詞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

蔡季進退一軌乎道

賢

兵



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逼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 魯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氏曰：伐邾，宋志也。○杜氏曰：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進之約。○前編曰：按春秋於正月書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五月書及齊師戰于奚，則黃之盟何為也？左傳謂平齊紀，且謀衛，夫盟為紀，衛而已，不免於戰，尚何能為紀？衛謀哉。春秋書二月公會邾儀父盟于雒，而秋書及宋衛伐邾，則雒之盟何為也？左傳謂尋蔑之盟也。夫方盟之而又伐之，何蔑盟之能尋哉？屢盟長亂，春秋比事而書之，則其罪不言而著矣。

### 秦夷三父族

史記曰：秦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其三族，討其殺出子之罪也。

###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自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 鄭高渠彌弑其君昭公立其弟子亶

昭公在位六年遇弑



左氏曰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弑昭公而立公子亶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丁三年哀侯元年春正月魯侯會齊侯于灤

魯侯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夏四月丙子齊侯殺魯桓公立其子同是為莊公

公在位十八年遇害

左氏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

不能謹始故貽禍至此

公會齊侯于灤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返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史記曰齊襄公享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于車

秋齊侯師于首止殺鄭子亶及高渠彌祭仲立子儀

左氏曰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亶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亶而輟高渠彌祭仲逆鄭



子儀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杜氏曰：車裂曰轘，討其弑君也。時人譏仲失忠臣之節，仲以子疊為渠彌所立，本既不正，又不能固位安民，宜其見除。故即而然譏者之言，以明本意。

### 周公黑肩謀弑王，伏誅王子克奔燕。

左氏曰：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竝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杜氏曰：子儀即王子克也，辛伯以子儀庶子寵秩如嫡，欲使用周公稍裁抑之，以銷禍難，周公

不從其言，故及於難。

### 戊辰四年 魯莊公 春三月魯夫人姜氏奔齊。

左氏曰：春秋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杜氏曰：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春秋諱奔，謂之遜，猶言遜讓而去也。○胡氏曰：桓之弑，文姜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狗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為親禮。



善折獄

也。夫絕不為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爲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矣。

夏單伯逆王姬

單音善逆左作送

秋魯築王姬之館于外

公羊氏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胡氏曰：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共戴天之讐，莊公於義不可爲之主，築之於外之爲宐，不若辭而弗主之爲正也。

冬十月陳莊公卒

在位七年

弟杵臼立

是爲宣公

王使榮叔如魯，錫桓公，命王姬歸於齊。

林氏曰：此錫命之始，桓弒君兄自立，不請命而王追錫命，故春秋於王不稱天。○前編曰：按莊王初年，有黑肩之難，未遑諸侯之事也。至是以王姬歸齊而使魯主之，固常理也。然莊王豈不知齊襄烏獸之行，賊殺魯侯，不能行九伐之法，而反妻之耶？又恐魯以桓公之讐，怠於主禮，而追命桓公焉。然莊王豈不知魯桓弒君之賊，生不能討，幸其自斃，而反追命之耶？是其區區之意，不過以齊襄之強妻之，又以是和齊魯耳。東遷之後，王命不行於

王室亦可憐矣

通鑑綱目

卷之三十三 周莊王四年

六

前編



天下而其所褒錫者如此  
於是王命益不足為重矣

### 齊師遷紀邾鄆部

林氏曰此遷邑之始齊欲滅紀故遷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前編曰按齊之謀紀有日矣紀之季姜桓王之后則紀固莊王母家也莊王以王姬歸齊將以固婚姻耳王姬適至而遷紀三邑禽獸之人固無施而不悖也春秋書紀季姜與王姬之歸諱而不畧則齊之罪自者矣

巳巳  
五年 陳宣公元年

冬十二月宋莊公卒

在位十八年

子捷嗣

是為閔公

庚寅  
六年 宋閔公元年 夏五月葬桓王

胡氏曰左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是蓋七年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為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始終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陳氏曰會葬不書其人必有故也而後書其人文公使公子遂葬晉侯叔孫得臣葬襄王是均周晉也昭公使叔弓葬宋公滕侯叔鞅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晉景公卒



成公弔喪而定王不書葬楚康王卒襄公送葬而靈王不書葬不臣于周而誑於晉楚春

秋諱之是故春秋不徒志葬也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鄆戶圭反

左氏曰紀齊於是乎始判○公羊氏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杜氏曰齊欲滅紀故季

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

燕桓侯卒

在位七年

子嗣

是為莊公

辛卯 七年

莊公元年

春三月楚子伐隨卒于師

在位五十

子熊貲嗣

是為文公

始都郢

鄧曼知勝負又知死生智甚

左氏曰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發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楸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澆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于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史記曰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楸音朗澆側嫁反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林氏曰不期而會曰遇

### 紀侯大去其國

左氏曰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 冬魯侯及齊人狩于禚

穀梁氏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畢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刺釋怨也○前編曰按文姜之亂與魯莊之忘讐其事情皆有自來姜之謚為文計必有秀慧之質晨雝之才自其家而僖公已驕之觀其嫁而父親送之要其夫親受之可知已雝狐之事計必已久鄭子忽之辭昏計必知此不然豈其已嫁中年與夫俱返而始通之耶詩序謂莊公不能防閑其母以至淫亂為二國患失自桓公已不能防閑其妻與之如齊矣則莊公豈能防閑其母禁其如齊乎夫母不可禁禁其僕從可矣程子固有是言亦詩意也防閑其母借曰不能亦宜有所不忍矣何至躬與齊侯狎耶莊公忘父而制於母齊襄與文姜之謀巧矣慶父叔牙季友皆桓公子而季友之祥慶父之材皆不在人下也故齊襄殺桓而以立莊為德文姜又挾舅氏援立以固莊莊公而讐齊制母焉則三公子皆君也是以莊公俛首帖耳非惟徇其母之淫今年會于禚明年享于祝丘明年如齊師又明年會于防

此人子所得而為

如見肺肝

明年會于禚



于穀也而已亦有襍之役有伐衛之會有圍邾之會焉蓋制於其母以立已為齊之德而不讐也春秋之所諱惟史記畧言其故而康節知之故經世書曰齊襄公殺魯桓于濼立其子同可謂得其情矣

壬辰八年文公冬齊人宋人魯人陳人蔡人伐

衛

左氏曰納惠公也穀梁氏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不以式微而廢王命子突賢矣

癸巳九年春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氏曰王人救衛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公羊氏曰朔何以名犯命也其言入篡辭也

冬齊人以衛俘歸于魯

左氏曰齊人歸衛寶于魯文姜請之也

癸巳十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雨

又以此悅莊天象



左氏曰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杜氏曰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夜半乃有雲星落而且雨其數多皆記異也

乙未 十有一年夏魯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

胡氏曰春秋書及齊師者親仇讐也圍邾者伐同姓也邾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

冬十一月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襄公在位十二年遇弒

左氏曰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嫡襄公紉之公使連稱管至父戊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戊請代弗許故二人因無知以作亂弒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秦滅小虢

史記曰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

丙午 十有二年

齊恒公元年

春齊人殺無知魯侯及齊

大夫盟于薳



興

夏魯侯伐齊納糾糾齊小白入于齊

是為桓公

左氏曰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魯及齊大夫盟于蕪齊無君也魯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秋八月魯及齊師戰于乾時魯師敗績

胡氏曰按左氏戰于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與讐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貶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讐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讐與之戰也故沒公以見貶若以復讐舉事則此戰為義戰當書公于敗績之上以示榮矣

九月齊公子小白立齊人取子糾于魯殺之

左氏曰鮑叔帥師言于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管仲請囚

齊侯以管夷吾為相

左氏曰鮑叔告魯殺子糾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國語曰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為宰辭曰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管夷吾乎臣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

主德  
進  
生死之交  
著于千古



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若之何？對曰：使人請諸魯。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尸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

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郊，而與之坐。問焉。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嗛，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今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

教



苦權節其用論此協材且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專相示以巧相陳以功今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儋何服牛輶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柳芟及寒擊粟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鋤以且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茅蒲襜褕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是皆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工之子恒為

興

案界也

愛民為立國之本齊之所以興也

工商之子恒為商農之子恒為農農野處而不疆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士則多賢是以敬畏戚農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公曰定民之居若何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十一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柰何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罰薄稅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



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陳力尚賢以勸民知，加刑無苛以齊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國語又曰：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曰：西伐何主？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曰：北伐何主？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陶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鄴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從之，而霸功立。○管子書曰：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子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

師出有名  
反武不顯  
而天下服

賢

雜伯之業  
惟貴于有  
為根本之  
地皆其所  
略故三云  
非其急者

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齊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要領，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莫不見禽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色，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

通鑑綱目 卷十三 周莊王十有二年 前編



一言固千  
古治要

正荆之則  
言與荆俗  
同

夷吾有知  
人之哲

通鑑綱目 卷十三

矣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則亡衆  
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  
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公  
曰奈何對曰公子舉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  
遜請使遊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巧轉而  
兌利請使遊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小廉而  
荷伏足恭而辭結正荆之則也請使往遊以  
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相三月請論  
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遜進退閑習辨  
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墾草入  
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  
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  
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  
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無辜不誣

白頁  
遂為後世  
富強之祖

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  
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  
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君若欲治國強兵  
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公曰善  
○管子書又曰桓公曰吾何以富國管子對  
曰唯官山海為可耳謹鹽策與鐵官之數其  
餘輕重準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  
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  
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譬鹽於吾國釜  
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  
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數也○劉恕  
曰管仲之書大抵審輕重法術持度量權衡  
以籠天下之權致鄰國之弱盡地利以成富  
強完兵械以臨不服仗王室之威為諸侯之

通鑑綱目 卷十三 周莊十有三年

前編



長其術類商鞅其言如韓非其寬厚曠大則過之固非王者之佐矣管仲之德蓋不及其才也○前編曰按論語子路子貢之問皆謂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疑其非仁夫子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蓋許其仁之功也程子言此大約以桓兄糾弟為斷然荀子又有桓公殺兄之說觀當時事體子糾必弟也然其是非不待兄弟而後可斷顧子糾名義已失不得為正爾何者方齊之將亂也鮑叔牙奉小白奔莒矣襄公之弑子糾固在內也所當正君赴難明義討賊以靖國也而乃奔魯若能乞師復讐猶之可也及雍廩殺無知內難

仁山此論甚正

已定方圖再入既而桓公自莒先入靖國人葬襄公正位君齊矣糾何為者邪而管召方輔之用師伐國是真以亡公子而抗齊君耳前無正君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則是仲之輔糾為不義罪已可殺桓公不殺而用之則安得而讐桓乎故先師子何子謂猶今叛者既赦自無可死之理此夫子所以不責其死也或曰夫子答子路子貢之問不明言其所以是非何也曰聖人之言正如神化無迹而功用自見要在學者思而得之耳然其事之是非則明書於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內不受也糾不稱子不立也書齊小白入于齊係之齊可立也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稱齊人國討也稱子譏齊也稱取



弱魯也。糾之死固當，而桓公殺之為已甚耳。然則管仲將得為仁乎？曰：夫子許管仲以有仁人之功耳，使二子之始問也，曰：管仲仁乎？則夫子所以荅之者，又必異乎此矣。管子書稱齊使鮑叔傅小白不出，而管仲勉之，鮑叔乃出，謂管仲之期待小白已久，自述其所以自期者，死齊不死糾，是則後人傳會為管仲文其事，而不知其義者也。○伏音逝，荷密伏，習言多所，慣習也。

丁酉 十有三年春正月 魯侯敗齊師于長勺

左氏曰：齊師伐魯，莊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

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而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前編曰：按此齊桓修納糾之怨也，魯事齊讐為所弱矣，至是曹劌用而始勝齊，然魯之用奇自是始，春秋書敗齊師，書其實亦以

兵



示貶也

### 二月魯侯侵宋

### 三月宋人遷宿

林氏曰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也此遷國之始

###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魯侯敗宋師于乘丘

### 齊師還

左氏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莊公弗許自

兵

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犬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陳氏曰其言次以桓公圖霸而未集也桓公所甚汲汲者魯也楚不得魯不可以合諸侯宿師于郎將以誑魯爾於是書次用見桓之未得志於諸侯也是故書齊師宋師次于郎以志齊伯之難書楚子蔡侯次于厥貉以志楚伯之難於此焉可以知人心矣不苟於從齊是人心猶有周也不苟於從楚是人心猶有晉也有王者作天下往歸之矣

###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左氏曰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媯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



養食之執  
已成矣

五伯所以  
爲三王罪

聞之怒使謂楚子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敗蔡師于葉以蔡侯獻舞歸○史記曰楚伐蔡虜蔡侯已而釋之楚強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經世曰自是江漢之國皆服于楚○陳氏曰是夷夏之大變也

###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左氏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陳氏曰書滅國始此然則滅國自齊桓乎前乎此矣曷爲以首亂罪齊微桓公則滅國之禍不接迹於天下春秋之際滅國三十六五伯爲之也

### 戊戌十有四年夏五月魯侯敗宋師于鄆

左氏曰宋爲乘丘之役故侵魯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雋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 冬王姬歸于齊

左氏曰齊侯來逆其姬○杜氏曰魯主婚不書齊侯逆不見公也

### 巳亥十有五年秋八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

仇牧○閔公在位  
十年遇弑  
宋人立公子御說  
是爲桓公



賢

左氏曰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  
公右欲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曰始  
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宋萬  
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  
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胡氏曰君弑而  
大夫死于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夫仇  
牧可謂不畏強禦足為求利而逃難者訓矣  
太宰督亦死其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

### 冬十月宋萬奔陳

左氏曰萬弑閔公立于游羣公子奔蕭公子  
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蕭叔大心  
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  
於師殺于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

賢

南宮萬

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  
于衛衛人欲勿與在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  
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  
失一國與惡而弃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  
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  
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 王崩太子胡齊踐位

是為  
僖王

前編曰按莊王崩葬不書於春秋周不赴告  
魯不奔會也其時可知矣而他國又可知矣

### 庚周僖王元年

桓公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

### 邾人會于北杏

國勢

通鑑綱目

卷十三

周僖王元年

三

前編



為天下存  
王不得不  
斥伯然東  
遷以後王  
室不振已  
明以偏伯  
一局授之  
諸侯矣如  
小白者直  
識時務之  
俊傑也

林氏曰衣裳之會一也序齊於諸侯之上而獨書爵始霸之辭也自是無特相盟會者矣王風之什絕筆於莊王而僖王之立齊桓之霸皆在是年此王霸興衰之機也○胡氏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霸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 夏六月齊人滅遂

左氏曰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戍之○林氏曰遂國名舜之後也

### 冬魯侯會齊侯盟于柯

左氏曰盟于柯始及齊平也○世家曰齊桓公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許之而背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公羊氏曰莊公將會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公曰寡人之生不

仲之所見者大



若歿矣。曹子曰：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標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前編曰：按左氏於莊公之篇多缺無傳，雖有不詳。晉楚之事，雖未見於經，而傳獨詳。然終春秋之傳，晉楚事詳於諸國，蓋其時晉之乘楚之禱，杞與魯春秋並行，故晉楚之事左氏得以參考。備書之。齊桓始霸，左氏於其事獨畧，豈齊之史冊有未備邪？如北杏之會，左氏以為平宋。

邵氏以為伐魯，遂之滅。左氏以為北杏之不至，史記以為魯之獻邑。邵氏以為取魯之吳柯之盟，史記公羊以為曹沫之劫也。夫北杏之會當不止為一事，魯亦豈無故而即為柯之盟？春秋於齊桓之事，凡齊之侵伐皆不書。書及書敗而已。遂在濟北，必魯之附庸也。齊未得魯，必有來伐之師，伐遂而卒滅之，以威魯也。是以魯恐而與齊平為柯之盟。此其事實也。故當從邵氏之說。然管仲得君之初，固嘗曰：南伐以魯為主，反其侵地矣。至是而始反之也。曹沫之劫，不見於左氏，而世多稱之，今存之以待參考。

辛丑 二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兵安民

胡氏曰按左氏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眾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為貶齊稱人誤矣○前編曰按宋有弑君之亂既已討賊立君矣而北杏之會方且曰平宋亂今又伐之豈齊桓念宋殤之從已欲立其子而宋人不從也耶此必有攷也

夏齊侯使來請師王命單伯會伐宋

左氏曰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林氏曰單

此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始謀也

伯周大夫於是諸侯初用王師○陳氏曰春秋之初王室猶甚威重也衛之定州吁陳之妻鄭忽紀之求成于齊皆欲假寵於王齊侯之興亦必請王師而後專伐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知有王矣

鄭人弑其君子儀鄭厲公自櫟入于鄭

左氏曰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瑕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遂殺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



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容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遂自縊

秋七月荆入蔡

左氏曰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

者其如蔡哀侯乎○林氏曰荆即楚文哀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林氏曰衣裳之會二也齊桓修霸業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于天子故以單伯會諸侯此諸侯會王臣始也○前編曰按單伯三時于外桓公挾之以令諸侯必不止于為宋也是以明年桓自主鄆之會而齊始霸矣

軒按林氏謂齊桓以單伯會諸侯平宋亂欲歸功于天子噫斯言過矣余意齊桓圖霸之初唯恐諸侯不服從乃請師於周以伐宋正欲挾天子以令諸侯而要功于已



此孟子所謂假之者也。觀明年桓自主鄆之會，其初心卽畢露矣。曷嘗有歸功天子之意哉。

### 晉曲沃伯稱滅晉弑其君緡

寅 三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左氏曰齊始霸也。○史記曰桓公專任管仲號仲父，國事皆令問仲父，故仲得盡其才而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成霸功者，仲之力也。○林氏曰衣裳之會三也。○胡氏曰齊桓所以有始而無終者，大本不正也。使齊桓果有匡天下之志，而不求自利，則管子天下之才也。當以見諸天王，上言文武之勤，中述成康之盛，下陳今日之衰微，蓋自幽王滅于西戎，秦人力戰取豐鎬，平王東遷于成周，虞虢魏芮皆畿內諸侯，乘亂各據土宇，王畿中斷無西偏矣。使齊桓管仲入贊天王，匡正畿甸，以修王畧，謹五禮以齊諸侯，整六軍以膺戎狄，則周室赫然中興，而王化行矣。惜乎齊桓管仲不知出此而溺於飲宴衽席之間也。

###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郟鄭人侵宋

胡氏曰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或侵或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



辨

也潛師者銜枚臥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癸卯四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左氏曰諸侯為宋伐鄭鄭人間之而侵宋諸侯伐鄭宋故也○林氏曰齊楚爭鄭於是始

秋荆伐鄭

前編曰鄭有虎牢之險為中原襟喉齊晉之霸常與楚爭鄭為是故也先師子王子曰新鄭之地前嵩後河右洛左濟虎牢之險天下之所聳目豈不足以屏王室而霸諸侯然春秋被兵之煩未有甚於鄭者何哉歷十六君無一起人意者不能運地勢之所長反為地

國勢

勢之所累其國則中原之咽喉也齊晉秦楚欲霸諸侯必得鄭而後可霸所以為天下戰爭之的也使其有英君出於其間內連王室之親外守山河之固挾王命以令諸侯禮樂征伐必自天子出是則東周之周召也五霸何敢跋扈崛起強於後先哉

軒按王氏論鄭之地勢為中原咽喉五霸戰爭之的極是至謂使有英君出於其間挾王命以令諸侯禮樂征伐必自天子出是東周之周召也則舛矣何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權在天子乃天下有道諸侯用命事也若曰挾王命以令諸侯則復蹈五霸之假名為尊王而禮樂征伐寔自諸侯出權不在王矣如是而欲威服五霸比

辨



隆王佐挽頽風以復西周之盛有是理乎此王霸誠偽之彙間不容髮者觀者詳之

冬十二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左氏曰鄭成也。○公羊氏曰同欲也。○穀梁氏曰同尊周也。○林氏曰衣裳之會四也。○陳氏曰諸侯初主盟也。夫主盟者舉天下而聽於一邦也。王者不作舉天下而聽於一邦。古未之有也。於是始書曰同盟。同衆辭也。猶未予以專主是盟也。再盟于幽之後天下知有齊桓而已。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是為武公

武公滅晉凡三年矣三受其賂晉而即命為晉侯是變亂也何以不微

史記曰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寶器賂獻于周釐王王命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始都晉國自桓叔初封曲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呂氏曰考之左傳平王時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潘又弒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曲沃莊伯弒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討反使尹氏武武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為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

通鑑綱目 卷之三十三 周僖王四年 前編



樂征伐移於諸侯降于大夫  
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 秦武公卒

在位十年 弟立 是為德公

史記曰武公葬雍平陽初以人從葬

### 楚滅鄧

左氏曰初楚文伐申過鄧鄧祈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雖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鄧侯弗從還年楚子伐鄧是年楚復伐鄧滅之○呂氏曰鄧之三甥不知國之存亡係於我之治亂反謂係於楚子之死生汲汲然欲殺之忘

奄息三子特以其賢而倍憐之殉葬不自任好始也

內而憂外何其疎也環楚而國者如陳蔡鄭許下至江黃道柏之屬不可一二數楚不先加兵而唯急於滅鄧者豈非見鄧有可乘之釁乎吾有可乘之釁而不憂顧以鄰敵為憂雖楚子可得而殺猶有楚國存焉雖楚國可得而滅猶有諸侯存焉為吾憂者未始有極也當是時強凌弱眾暴寡之風徧於天下齊人滅譚晉人滅虢書於諸侯之策矣國有釁可乘諸侯將爭欲滅之亡鄧豈獨一楚哉三甥之謀謬戾明矣而世猶有追恨鄧侯不用其言者蓋小人之情咎人而不咎己宜其咎楚而不咎鄧也

### 為國以晉師伐夷詭諸殺之周公忌父出奔虢



左氏曰初曲沃武公伐夷執夷詭諸為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至惠王立復之○杜氏曰夷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周公忌父王卿士辟子國之難

邾子克卒子瑣嗣

杜氏曰邾國曹姓周武王封邾挾為附庸居邾自挾至儀父十二世儀父從齊桓公尊王室始進爵稱子儀父克之字也

**甲**五年 **辰** 春齊人執鄭詹秋鄭詹自齊逃

于魯

左氏曰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晉武公卒 在位三十八年 子詭諸嗣 是為獻公

王崩太子闔踐位 是為惠王

秦徙居雍

史記曰秦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時



通鑑綱目 卷十三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三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四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乙巳 周惠王元年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號公晉侯來朝

左氏曰號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前編曰曲沃賂周伐晉。必號公為之請。故僖王使號公命之。號公為王卿士。不俟旅朝。蓋導晉也。○穀音角。雙玉為穀。

辨

通鑑綱目 卷十三 周惠王元年 前編



據康侯罪  
魯失備為  
是

夏魯侯追戎于濟西

林氏曰濟西濟水之西魯始治戎也

虢公晉侯鄭伯使原伯逆王后于陳

杜氏曰虢晉朝王鄭伯以齊執其卿求王為援皆在京師故倡義為王定昏得同姓宗國之禮○前編曰按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虢晉不能以禮導天子而及其咸在亟為迎昏非禮矣

秦德公卒

在位二年子嗣 是為宣公

丙午二年

秦宣公元年

夏楚子熊貲卒

在位十五年

子堵敖

嗣

秋五大夫以王子頹作亂頹出奔溫復奔衛

人燕人立頹

左氏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薦國之圃為園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于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薦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



燕師伐周冬立子頹○前編曰按薦國為子頹之師僖王之末以晉師伐夷詭諸周公忌父所為出奔也則其權勢恣橫非一日矣惠王立不能去之而徒復忌父且奪其田此所以養亂也

冬蔡哀侯卒在位二十年子肸嗣是為穆侯

齊人宋人陳人伐魯西鄙

杜氏曰幽之盟魯使微者會鄆之盟又使媵臣行所以受敵鄙邊邑也

丁未三年蔡穆侯元年春鄭伯執燕仲父王處

于櫟

左氏曰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 編公曰寡人之願也

冬齊人伐戎

林氏曰齊始治戎○前編曰是時薦國立子頹惠王越在鄭鄙王室可謂騷矣齊桓方霸

甲不以平  
書以納王  
故免鄭伯  
也



不盟近古  
復王近伯  
突故英雄

而於此反舉伐戎之師於王室若不聞知蓋欲中立以觀其變也是時齊方惡鄭執其大夫而鄭假寵於惠王又專救周之事以王居櫟此齊桓之所不樂也所以置而不救後七年王使召伯賜齊侯命而後齊始為之伐衛然又取賂而還霸者設心舉措如此空孔門之所羞稱也自同盟於幽之後中國無事者數十年矣而獨於周室之亂不加之意惜哉

戊申 四年春虢公鄭伯胥命於弭奉王歸于王城殺子頹及五大夫王賜鄭伯虎牢以東

左氏曰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

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

夏五月鄭厲公卒

在位一十八年

子捷嗣

是為文公

前編曰按春秋書鄭伯突卒突與忽爭國忽正而突不正然突得稱鄭伯卒葬皆書於春秋忽猶稱世子卒葬皆不書焉忽固自失突蓋終有王室之功也功罪自不相掩然諸侯受國于天子承國于先君苟有天子之命雖本爭國而立猶正也况有勤王之功乎春秋為諸侯之無王其假鄭突以示褒與



賜子無節

王巡號守

守音狩言巡狩于號也

左氏曰王巡號守號公為王宮于蚌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號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號○林氏曰天子省方謂之巡狩鄭厲公以王與號厚與鄭薄由是與王室有惡為後鄭執王使張本○蚌號地酒泉周邑鞶步于反鞶鑑鞶帶而以鑑為飾也

巳酉五年

鄭文公元年

春正月魯肆大眚

胡氏曰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書曰眚災肆赦易曰赦過宥罪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

子太叔故云唯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

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誅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奸軌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春秋之旨矣

秦作密時

史記曰秦宣公四年作密時與晉戰于河陽勝之

晉人伐驪戎獲驪姬以歸

通鑑綱目

卷十四 周惠王五年

五

前編



晉國之禍  
始于此矣

史記曰晉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及其娣  
俱愛幸之。○莊子曰驪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 陳人殺其太子禦寇公子完與顓孫犇齊

左氏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  
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  
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  
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  
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  
也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物莫  
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至是陳人殺太子禦  
寇完與顓孫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  
旅之臣幸若獲宥免於罪戾君之惠也所獲  
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使為工

守分不踰  
者每克昌  
其後

賢

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  
書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  
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  
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  
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正  
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及陳之初亡也陳桓  
子始大于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史記曰  
陳厲公生子完字敬仲及宣公有嬖姬生子  
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  
之子完完懼禍及於是奔齊○杜氏曰禦寇  
宣公太子也陳人惡其殺太子之名故不稱  
君父以國討公子完顓孫皆御寇之  
黨



楚熊暉弑其君堵敖而自立

是為成公。堵敖在位三年遇弑。

史記曰：楚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暉，暉奔隨，遂與隨襲弑杜敖而代其位，是為成公。

庚戌六年

成公元年

春祭叔聘于魯

穀梁氏曰：祭叔聘魯，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

楚人修好于諸侯，使人入獻，王賜楚子胙。

史記曰：成王熊暉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好于諸侯，使人入獻于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前編曰：按春秋之中，凡篡弑之人，必求列於諸侯之會盟。

荆蠻篡賊，猶悍于共，主空名。

以定其位，或賂王室而請命焉。楚之不王，又矣。熊暉弑其君兄而自立，故修好諸侯，入獻天子，以自文也。其後十有五年，齊桓責其包茅不入，則位定之後，跋扈如故可知矣。

夏魯侯如齊觀社

胡氏曰：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秋魯丹桓宮楹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四 周惠王六年

七

前編



冬十一月曹莊公卒 在位三 子羈嗣 是為 僖公

七年 曹僖公元年 春三月魯刻桓宮楹

賢

左氏曰丹楹刻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其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夏魯侯如齊逆女

辨

秋八月夫人姜氏入于魯大夫宗婦覲用幣

婚誓女不子厚誓以媚婦人不

左氏曰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

夫弑閔孫邾之亂兆矣

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前編曰按魯莊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君子猶以為譏况制於其母長而不婚必齊女而後娶文姜夢蔡一以小君之禮借曰於母不敢貶擇婚可以自制矣而汲汲婚齊不敢少倍慈訓未及除喪而如齊納幣遇于穀盟于扈皆為是也莊公於母可謂重如存之感矣獨不思桓之所以死乎至是將親迎以歸於其心必有礙焉故特為丹楹刻桷崇飾宮廟以表其不敢忘父之意非以為侈亦非以誇姜也人心天理本不可泯不能充之顧又絕滅焉噫其不仁亦甚矣至使宗婦覲而用幣此則誇媚哀姜也誇而媚之則必驕



縱之慶父叔牙之逼閔公之弑蓋有自來矣春秋詳而書之正始之道也

###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林氏曰赤曹僖公也○胡氏曰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赤者曹之庶公子也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權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故雖以國氏皆不書錄為居正者之戒

### 郭亡

史記曰齊桓公之郭問父老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若子言乃賢君也何至

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  
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

### 壬八年春陳侯使女叔聘于魯

杜氏曰女叔陳卿○林氏曰諸侯始交聘也

### 夏五月衛惠公卒

在位三  
十一年

### 子赤嗣

是為  
懿公

###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 冬魯公子友如陳

林氏曰公子友如陳報女叔之聘也此內大夫出聘之始

乃知千古  
亡國之主  
未必盡昧  
于善惡惟  
其不能行  
耳



晉侯盡殺羣公子。

士為反覆  
小人晉社  
之不屋者  
幾矣

其患乃更  
酷

左氏曰晉桓莊之族偏獻公患之士薦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薦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士薦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薦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士薦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林氏曰聚晉邑名獻公乃以師圍聚邑盡殺桓公莊伯之子孫卒如士薦之計○前編曰按晉自曲沃桓叔莊伯之強奪宗故其子孫亦忌宗族之強盛偏迫公室圍聚而殺之桓莊之支無子遺矣是亦可為世鑒哉

癸丑 九年

晉懿公元年

夏曹殺其大夫

胡氏曰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六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

晉城絳始都

左氏曰晉以士薦為大司空士薦城絳以深其宮○史記曰獻公九年始城絳都之

秋魯侯會宋人齊人伐徐

林氏曰春秋宋序於齊上主兵也○胡氏曰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舊矣是年春莊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



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虢人侵晉

史記曰晉桓莊之族群公子既亡奔虢虢以故再伐晉弗克

寅 十年夏六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鄭伯同盟

于幽

左氏曰陳鄭服也○穀梁氏曰同者有同也於是而授之諸侯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

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林氏曰衣裳之會五也

晉伐虢

左氏曰晉侯將伐虢士蔣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弃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飢○經世曰責納羣公子也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



左氏曰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杜氏曰召伯廖王卿士賜命為侯伯

乙卯十有一年春三月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 衛人敗績

左氏曰齊侯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呂氏曰管仲在而齊侯不以王命為重取賂而還則桓公之所為管仲有不能盡致力者於此事可見矣○前編曰按此齊侯奉王命以伐衛也而春秋皆稱人以戰齊衛皆無王室也衛侯朔抗莊王而入國其後又抗惠

王以立頹至是雖朔死亦立然亦未聞其蓋前人之愆也齊侯伐之而不一引咎抗焉以戰此衛之無王也惠王有子頹之亂固不使一介行李告難于齊而即安於鄭然齊桓方伯天子蒙塵而不一顧省至是使召伯賜命且命之伐衛而桓公不為會諸侯臨之顧微焉以與之戰幸而敗之又不能執衛侯歸于京師以聽天子之誅赦顧取賂而還如是而伐是兩下相為戰而已故皆人之也

夏四月邾子瑣卒 在位十二年 蘧蒢立 是為文公

秋荆人伐鄭齊人宋人魯人救鄭

春秋書法  
凡書救者  
未有不善  
者也



女子有英雄氣

左氏曰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讐我反忘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鬪御彊鬪梧耿之不比為旆鬪班王孫游王孫喜殿眾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前編曰按楚以戲與兵齊以微救患此春秋所以狄楚而人齊也○陳氏曰救鄭無功何終失鄭也首止之會鄭伯逃歸為之圍新城盟世子華而鄭少誦桓公卒鄭遂朝于楚諸侯之變於夷鄭為亂

階也

晉侯驪姬子奚齊生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

左氏曰初獻公娶賈姬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生夷吾晉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起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



而懼戎。晉侯說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

### 夏鄭人侵許

### 魯城諸及防

左氏曰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林氏曰角亢龍星也。建戌之月日在房。故角亢晨見於東方。春夏秋三時之務始畢。於是戒民以土功事。心為大火。亥月之初。心星晨見於東方。而致工作之用。謂版榦畚楬

皆致之作。所水營室星也。謂十月而昏正。於是樹板榦而興作也。日南至而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書歸于京  
師善號公也

丁巳十有三年春王命虢公討樊執樊皮歸于京師。

左氏曰樊皮叛王。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蒲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林氏曰樊皮周大夫。樊其采地。皮其名也。惠王命虢公以師討其叛逆之罪。故虢公入樊。執皮歸于周也。○陳氏曰自齊桓不以王命討衛。而後王師不出。向也王室有四方之事。雖



伐鄭不服，救衛無功，而執芮伯，立晉侯。於是猶討樊皮也。自討樊皮，而王命不見於傳記。桓公爲之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楚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

穀奴走反於音烏菟音徒

左氏曰：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林氏曰：楚國之難由家強而國弱，故子文自滅其家，祿邑之奉以紓楚國之患難。

忘身爲國賢哉

冬，曾侯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國勢

桓能尊周室此其所獨優

左氏曰：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國語曰：北伐山戎，荆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史記世家曰：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於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前編曰：按齊桓山戎之役，諸書多載其深入之跡，論者率以爲多，而春秋人之穀梁氏曰：危之也。愛齊侯平山戎也。春秋之例，凡師君在稱君，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



稱人君在焉而稱人則貶也。自管仲得政，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亦未嘗興大眾出侵伐。故自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以將，卑師少爾，伐衛人之貶也。此齊侯亦人之以其深入者將士邀功者之事，非伯主攘夷保夏之大略也。

秦宣公卒 在位十年 弟立 是為成公

戊午 十有四年 成公 夏六月 齊侯獻捷于魯

左氏曰：齊侯來獻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胡氏曰：軍獲曰捷，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誇示。春秋書來

獻者抑之也

巳未 十有五年

秋七月 魯公子牙卒

林氏曰：公子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是為叔孫氏。○胡氏曰：牙有令將之心，而季子殺之。春秋不言刺者，公羊以為善之也。

八月 魯莊公卒 在位三十二年 子般立

冬十月 魯慶父弑般 啓方立 是為閔公



齊力過人

左氏曰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閔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酖叔牙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公薨子般立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成季奔陳立閔公○杜氏曰閔莊公庶子是年始八歲

### 公子慶父如齊

胡氏曰子般之卒慶父弑之也立書出奔春秋書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前編曰按魯自隱公將子其弟桓而桓公弑之以立卒為文姜所謀見殺于齊其子莊公制於母而忘其父又婚于齊哀姜卒與叔牙慶父亂殺般弑閔叔牙慶父皆不良死禍猶未已而叔孫孟孫季孫三家者自是立其後魯自是分而桓公子孫卒不自相容也不第不忠不孝之報其禍如此夫

### 曹僖公卒

在位九年  
子班嗣 是為昭公

### 庚申 十有六年

閔公元年  
曹昭公元年

春正月齊人救邢



所謂唯優與不敏不可者是也

左氏曰狄人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齊人救邢

秋八月魯侯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歸于魯

左氏曰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林氏曰落姑齊地閔公新立國家多難以季友賢故請於齊而復之季友忠於社稷故春秋不書其名而曰季子○前編曰按左氏稱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故齊人立之昔者子般之弑季友奔陳公子慶父如齊而閔公立則齊之立閔公亦豈慶父請之邪閔

公立而即為落姑之盟請復季友則是閔公亦知仗季子之忠防慶父之亂矣而卒戕于慶父惜哉

晉侯作二軍滅耿霍魏為太子申生城曲沃封

趙夙于耿畢萬于魏

左氏曰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霍滅耿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蔣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

除興此趙魏之始

通鑑綱目 卷十四 周惠王十有六年 前編



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前編曰、按晉獻公方滅三同姓之國而還、卒殺其子、趙魏之封、卽種分晉之根、天理報應、亦微而速也哉、

辛酉 十有七年秋、魯慶父弑其君閔公、季友以公

子申如邾、哀姜慶父皆出奔、○冬、齊高子如魯

盟、魯公子申入立、是為僖公取慶父于莒、殺之、

賢

微高子魯  
幾不國宜  
其誦之弗  
絕也

左氏曰、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齋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人、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公羊氏曰、齊高子來盟、何以不名、喜之也、曷喜爾、正我也、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魯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前編曰、按閔公之立也、齊侯使仲孫至魯、僖之立也、齊侯使高子至魯、春秋雖氏仲孫、然不如稱高子之美、蓋仲孫之謀、不如高子也、

通鑑綱目 卷之十四 周惠王十有七年 前編



夫仲孫之於魯，非不知慶父之當去也。齊侯問所以去之，顧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卒存慶父，以亂魯國。弒閔公，雖魯誅慶父，齊殺哀姜，不其費力已乎？此仲孫所以不及高子也。○又曰：按左氏於晉楚之事，皆不係春秋之筆削，率先經以詳其始末，蓋其時晉之乘楚之檣杪，與魯春秋並行。此左氏所得參攷致詳也。然於魯春秋，獨莊閔之篇，魯齊之事多闕不詳，何耶？若莊閔之際，雖間因經解事，而前後事情多不具。若閔弒季友，出夫人，慶父何以出奔，僖公得入之先後，高子來盟之所為，皆無考也。

十二月狄入衛，殺懿公，戴公立。卒，弟熒立。是為文公。

如不知有狄者，國何以不亡。

左氏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二人，曰：我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史記曰：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伋代立。至於懿公，百姓大臣皆不服，常欲敗之。翟殺懿公也。衛人思復立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代伋死者壽，又無子，太子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



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元年卒齊桓公率諸侯伐翟為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燮為衛君是為文公初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故齊人入之○左氏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秦成公卒在位四年弟任好立是為穆公

壬戌 十有八年 魯僖公 衛文公 秦穆公 竝元年 春齊師宋師曹師

次于聶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氏曰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胡氏曰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救而書次其次為貶○陳氏曰以齊晉之霸也而狄伐邢邢遷于夷儀狄圍衛衛遷于帝丘桓文亦受其咎矣

秋七月楚人伐鄭

胡氏曰楚初敗蔡人虜獻舞至是伐鄭其勢浸強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



通鑑綱目 卷一四  
來者  
漸矣

八月齊侯宋公魯侯鄭伯曹伯邾人會于榿

林氏曰衣裳之會六也。榿宋地，卽犖也。齊桓合諸侯，會盟于榿，以謀救鄭也。

冬十月魯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拏。

尾大之禍，蘊於此矣。

魯侯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是為李孫氏，費音秘。

左氏曰：僖公賜季友以汶陽之田及費，報其獲拏之功也。

癸亥 十有九年春正月，諸侯城楚丘以封衛。

與滅專封功過各半。

胡氏曰：楚丘，衛邑。齊桓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春秋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

夏五月，虞師晉師伐虢，滅下陽。

下陽為虢，虢之塞邑。下陽舉而虞虢亡矣。故書曰滅。

左氏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賂故也。



楚失其援  
桓伯之謗  
成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林氏曰貫宋地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  
胡氏曰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荆楚天下  
莫強焉。江黃其東方與國也。二國來盟則楚  
人失其右臂矣。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  
及庸蜀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  
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  
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  
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

虢公敗戎于桑田

左氏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而不懼  
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  
而不撫其民矣。  
不可以五稔。

燕莊公卒

在位三十三年  
子嗣 是為襄公

甲子二十年

襄公元年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

陽穀

林氏曰陽穀齊地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  
○左氏曰謀伐楚也。○胡氏曰侵蔡次陘之  
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安知其為謀伐楚  
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  
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  
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衆聲罪致



通鑑綱目 卷十四  
討以震中國之威江黃各守其地按兵不動以爲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及盟召陵執陳濤塗而後及江黃以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自爲犄角之勢明矣

### 楚人伐鄭

左氏曰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乙丑二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

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許

穆侯卒于師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孔叔有見

左氏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問師故管仲對曰晉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公羊

小白無限  
雄心却爲  
數語折盡



氏曰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荆○穀梁氏曰以桓公得志為僅矣○前編曰按惠王之世非有狄人之患南滅至于邢衛矣南有荆楚之難非伐至于鄭矣所謂南夷與北夷交而中國不絕若綫也桓公北却狄而南怙荆其有功於諸華可謂大矣然其却狄也緩而怙荆也僅聶北之次待邢人之奔楚丘之城在二年之後此桓公之緩也若夫楚之為中國患又有什百於狄者吞噬羣蠻蓋不足道僭王號者數世盡漢陽之諸姬伐蔡滅息比年伐鄭鄭諸夏之襟喉也舍齊桓固未有問罪焉者然管仲之辭交而不及大桓公之言

宗周大事  
柯論久近

私而不及德菁茅微物楚所易從昭王舊事楚所可脫也而不敢及其僭王猾夏之罪以為討其僭猾則楚未易率服也此管仲之小也桓公知誇先君之好而不及天下之體知誇攻戰之衆而不及名義之大所以楚人之辭猶未服也僅得屈完之盟姑保不戰之勝齊桓兵車之會莫盛於召陵而僅僅乃爾曾西所謂功烈之卑孟子所謂小補以聖賢作用觀之是真可謂卑小矣然以桓公管仲之資言之亦可如是而已矣

齊人執陳轅濤塗魯及江人黃人伐陳諸侯侵

陳陳成歸轅濤塗



左氏曰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丙寅 二十有二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曰初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

自是以後晉室大亂者二十餘年滅翼之報亦惜矣

對君對世  
子一本于  
慈孝里克  
亦賢者也  
惜其所遇  
非時欲以  
中立倖免  
徒被弑二  
君之名而  
不克靖國  
悲夫

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有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以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矣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



悽絕

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  
 閔其事也衣之龙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  
 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閔之龙凉冬殺金寒  
 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  
 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賑于社有常服矣  
 不獲而龙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  
 夷曰龙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  
 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  
 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  
 欲行羊舌大夫曰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  
 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  
 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竝后外寵  
 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  
 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

不以一死  
 忘父共世  
 子真大孝  
 實可憐

更毒

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又曰初  
 獻公以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  
 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  
 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  
 公田姬寘諸宮六日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  
 墳與犬大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  
 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  
 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  
 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  
 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  
 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  
 諧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犇蒲夷吾奔屈  
 軒按戴記曰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  
 子重耳曰子盍言志於公世子曰不可君

周惠王二十有二年  
 前編



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由是觀之，申生誠忠於君父而不自惜其死矣。又使人辭于狐突曰：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信斯言也。申生無辜而死，不但無一怨言，而愛君憂國之心，至死不變。嗟乎！生死忠孝之道，申生其曲盡矣。記稱其為共世子，宜哉。

夏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王世子于首止

寧周齊桓  
大績

左氏曰：甘昭公有寵于惠后，將立之，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杜氏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林氏曰：首止，衛地，衣裳之會也。殊會，世子不以世子夷於諸侯，所以定世子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左氏曰：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失多矣。君必悔之，不聽。逃其師而歸。○前編曰：按齊桓公殊會世子，不以世子



夷于諸侯定王世子也。然是會也。世子之出必以它故而諸侯會之耳。世子無王命而會諸侯。桓公率諸侯會之。而世子定。春秋美之。鄭伯有王命而逃諸侯。春秋逃之。此齊桓公之一正天下也。周之為父子者定。而諸侯之為夷夏者可以辨矣。

晉侯使寺人伐蒲公子重耳奔狄。

左氏曰。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袿。遂出奔翟。

同一尊君父而重耳校中生自具英雄氣其開晉數世之伯也宜哉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氏曰。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林氏曰。夷狄始滅中國也。

天象

九月朔日有食之。

虞大夫百里奚奔秦。秦始得志於諸侯。

冬十二月。晉人滅虢。虢公醜犇京師。遂滅虞。執

虞公。歸其職貢於王。

左氏曰。晉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



先見

可玩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晉侯圍上陽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

其職貢於王○孟子曰晉人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于後世不賢而能之乎

丁卯二十有三年成公春晉人伐屈公子夷吾

奔梁

左氏曰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夏齊侯宋公魯侯陳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所援先失此其所以無成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氏曰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前編曰按左氏此下叙許男面縛銜璧見楚子于武城夫諸侯方救許許何為降楚且既云降楚明年又何為與平洮之盟則左氏是說於經旨事情皆無所當且所引微子面縛之事又非事實紂之末年微子已遜于荒武王入殷面縛非其事也左氏於此上誣微子下誣許男蓋兩失之

戊辰 二十有四年春齊人伐鄭鄭殺其大夫申侯

○秋齊侯宋公魯侯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

甯母

使官司承受其所當貢之物輸之王室此尊周之大者故管仲霸略多矣而左氏獨致詳于此

左氏曰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疆又不能弱所以斃也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秋盟于甯母管仲言於齊侯曰招携以禮懷遠以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



一事非無見也

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林氏曰：甯毋魯地衣裳之會，八也。

曹昭公卒

在位九年

子襄嗣

是為共公

已巳二十有五年

共公元年

春正月王人齊侯宋公

魯侯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

盟

左氏曰：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林氏曰：洮，曹地，兵車之會一也。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難故也。○胡氏曰：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



計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尊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得否。始而逃歸。今則乞盟。人君舉動不可不慎也。

冬十二月丁未王崩太子鄭踐位。是為襄王

左氏曰惠王二十四年閏十月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是年冬十二月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通志曰春秋書十二月丁未從告也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四



